



苗山苗水唱古歌
边城才女添新锦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Night Talk at the Mountain of Miao

苗山夜语



龙宁英



Night Talk at the Mountain of Miao

苗山夜语



苗山苗水唱古歌 边城才女添新锦



龙宁英 著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山夜语 / 龙宁英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7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ISBN 978-7-5647-2373-6

I. ①苗… II. ①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3637 号

苗山夜语 龙宁英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 划: 成都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编辑: 郭蜀燕 高小红

责任编辑: 万晓桐

责任校对: 范 宇

装帧设计: 鼎堂文化 136 7807 6111

摄 影: 周建华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230mm 印张 15.75 字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2373-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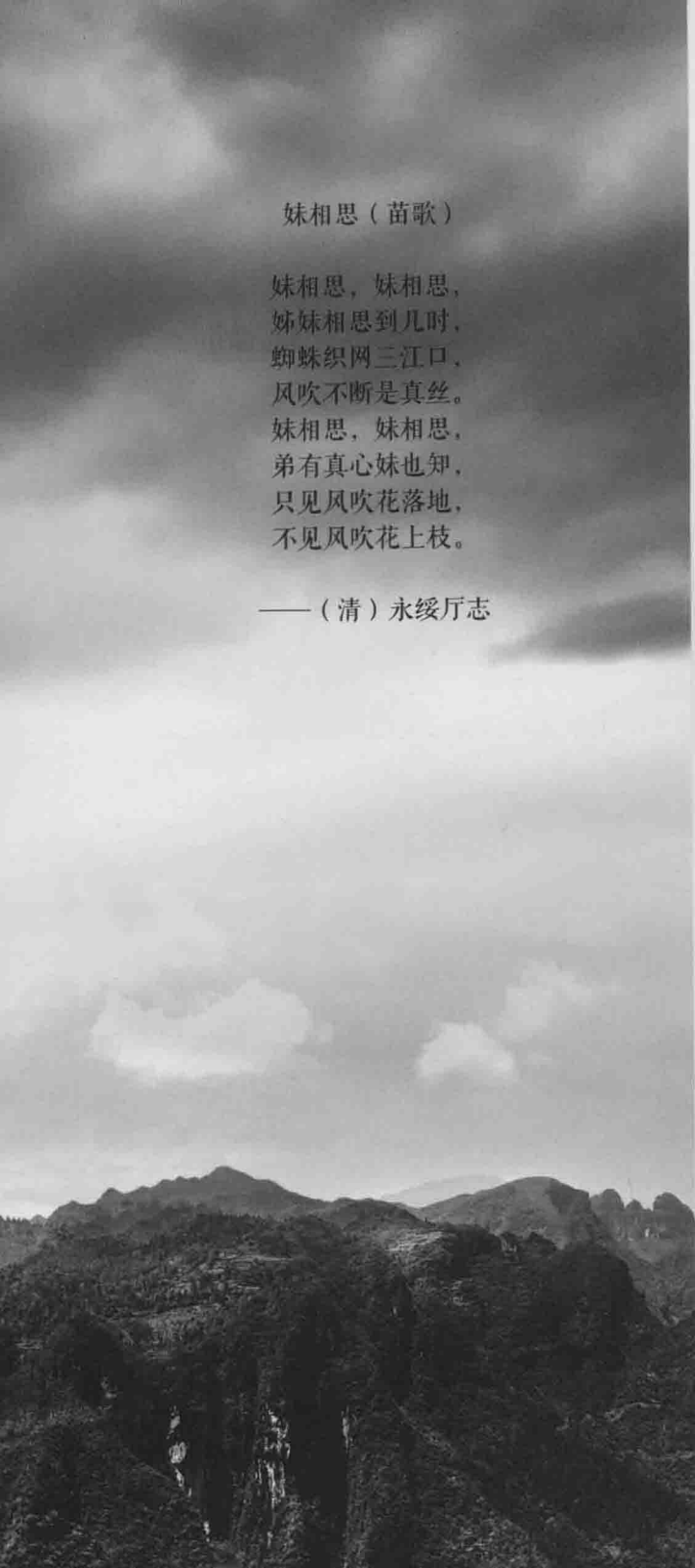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妹相思（苗歌）

妹相思，妹相思，
姊妹相思到几时，
蜘蛛织网三江口，
风吹不断是真丝。
妹相思，妹相思，
弟有真心妹也知，
只见风吹花落地，
不见风吹花上枝。

——（清）永绥厅志





龙宁英

——传统与现实都来自坚守——



龙宁英 湖南花垣人，苗族。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写作以小说散文为主，出版有小说集《女儿桥》；散文集《山水的距离》《疼痛的河流》《古苗河风情》；电影剧本《朵朵》《格拉公主》；译注《椎牛祭》《湘西苗族巴代古歌》。曾获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沈从文文学奖；入选湖南省首批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



第一章 命里村庄

12	21	30	35	41	50	55
洪水滔滔	盘瓠妻	寨子的精神	一座山与猴子的舞蹈	五千年前的那场鼓会	唱歌的阿韦嘎	命里的村庄



第二章 万年史书

78	我们的符号
82	绣花的祖母
87	木屋里飘出喜酒的芳香
94	深深浅浅踩《堂经》
100	谁被林中的鸟唱迷，走了魂
105	郁郁女儿歌
110	穿越千年的舞蹈
113	巴山楚水唱竹枝
118	苗疆腹地汉人谷
123	波连三省古渡头
126	万年史书《古老话》



第三章 热河看云

132	142	151	154	158	168	181
疼痛的河流	山歌里生长棉绒绒的爱	算军之殇	湘西王的爱与梦	我们看海去	到热河去看云	美丽的嘎比戈



第四章 苗山苗水

192	205	211	215	219	224	230	234	239	244
矮寨坡	山水的距离	岩门寨的岩头	七井好水	苗山苗水	粗糙又倔强的戏雄	枫香树	马桑树	神树	后记：能量

序

传统与现实都来自坚守

谢大光

前些年，龙宁英第一部散文集《山水的距离》出版，曾在湘西花垣开过研讨会。与会的吉首大学文学学院的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发言时，都拿出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他们的认真严肃让我深感震动又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有准备发言稿，我说，我读龙宁英的散文比较早，至今没有写过一篇评论文字，和吉首大学师生们下的功夫相比，我深感愧疚。当时心里确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觉得对不住作者，也对不住参加会的诸位。现在，龙宁英的散文新著《苗山夜语》又要出版，嘱我作序，应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认识龙宁英在2006年。那一年我去郴州开会，会后顺便到

湘西走走。怀化的旧识龙永文陪我游凤凰，在沱江边碰到了龙宁英。她和龙永文都是苗族作家，笔会上的文友，这一次专程从花垣来看黄永玉画展。我对湘西的人文地理很感兴趣，这么巧结识了当地的作者，多了一扇了解湘西的窗户，我很高兴。这以后，龙宁英写了新作常发给我看。她写得不是很多，但很认真，一篇是一篇，一篇比一篇好。我很惊讶，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湖南有这么好的散文作者我竟然不知道。其实，在湘西偏远的苗乡，龙宁英已经默默写了二十多年，她一点一点吸收文学的营养，一次一次承受失败的挫折，艰难进取，寂寞开拓，其间的甘苦委曲，非常人所能了解。我认识她的时候，正赶上她在文学创作上开花结果的季节，这是日积月累历经磨炼之后的喷放，是湘西这块土地上的独特育化。

苗族在历史上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频繁的战乱与迁徙，长期处于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个有着古老语言传统的民族无法形成（抑或是丢失了）自己的文字，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深厚完整的文化积淀。原以为苗家儿女个个能歌善舞，是天性乐观使然，其实，苗歌也好，巫雉也好，现在想来，都是深谋远虑的祖先，为本民族的文化根脉设下的传承形式。每当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唱起苗歌，跳起雉舞，歌舞里记载着的苗族的起源、迁徙、风俗和历代英雄，就含蕴在日常生活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龙宁英生长

在花垣的老寨——苗寨，祖母是当地一位祭司（苗语称作巴代）的女儿。在龙宁英的童年记忆中，听阿婆讲古是最幸福的时刻，“我婆有一肚子的故事，从开天辟地古老神话到她一生中所经历的看到的各种生活，她总是说不完且一排话一排歌地娓娓道来，听得我如痴如醉。”熏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龙宁英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情趣，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与责任感，后来认识了汉字，又学习了拉丁文记音的苗文，她喜爱上了文学，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苗文化遗产的新路：写作。

我说过，龙宁英是个学者型作家，她的写作之路，也是扎扎实实的求学之路。她在抢救翻译苗族传统祭祀剧《椎牛祭》（据说是中国戏剧的原始初胚）时，时而清醒时而迷离的心路历程，曾经使她大病一场，也让她用生命体悟到苗族文化遗产的博大幽深。她更自觉地意识到，“尽快把那些有可能被当代文明所取代的苗族文化遗产，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读过她的一些散文后，我曾不止一次劝她摆脱一些事务性工作，集中精力多写作品，她总是婉转地表示遗憾。她确实忙，那些研讨苗族文化的会议她要去听，那些交流苗族文化的活动她要参与，在她主编的《边城文学》上，每期都刊载着关于苗歌、苗戏、苗鼓、苗绣，以及苗族服饰文化、巴代文化、酸食文化、居住习俗、建筑艺术的田野调查、访谈实录，连续积累下来，俨然一部苗族

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些事虽然烦琐却都需要有人去操持。我渐渐明白了，龙宁英是对的。她热爱文学，她热爱的文学不是虚浮的、单纯的，她的写作和苗族文化是一体的，她手中的笔并不完全属于她个人，她要向前走，也必须不断地接地气，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能量，她不能拒绝那些看起来和写作无关的琐事。

于是，在这部《苗山夜语》中，我们读到的散文可以视为作者打捞苗族民间文化之后的再创作，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奇妙结合，在神秘中荡着清澈，在寻觅中时有惊喜，它们大都具有双重的时间结构，远古的与今天的，传说的与现实的，“我以仰视的目光注目它们的过去，我也以仰视的目光注目它们的现在。”写《洪水滔滔》，作者将苗族创世纪传说中果索与果偕兄弟斗法的故事，镶嵌在阿纳秀贞的现实生活和信仰之中，展现了苗家人精神世界的坚执与包容；写《马桑树》，作者以苗歌苗绣开启神话的想象，像复调音乐的厚重烘托，射日英雄果数与果箭的悲剧命运在贬抑中扬励着崇高；写《矮寨坡》，作者更是巧妙地用一个地名的苗汉语义引申出一条路的传奇，从苗族祖先迁徙路上的开拓，到今天长渝高速公路创下的奇迹，“一座大坡用一种女孩子做的针线游戏来冠名，想起来有多么的奇妙多么的美好在里面呢！”一个古老而依然鲜活的民族，历史上经过了多少苦难，就必然留下多少美好和奇妙。在苗族的神话谱系中，万物有灵，万

物有故事。龙宁英的散文始终关注着那些奇诡怪离的故事后面，能够穿透时光，至今还“不动声色地在子子孙孙的灵魂里潜行”的民族精神，她的全部文字都是在张扬一个民族心灵的高贵。

上天赋予一个人的时间有限。认准一个目标，就坚持走下去。我们身处的世界诱惑太多，只有内心足够强大，才能具有站稳走好的力量。我在龙宁英的散文中感受到了这样的力量。去年，编选《拉丁美洲散文经典》时，记下了秘鲁作家略萨的一段话：“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才华中去，那时才有条件真正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我愿将这段话移赠龙宁英，以此共勉。

谢大光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十四日



第一章 命里村庄

12	21	30	35	41	50	55
洪水滔滔	盘瓠妻	寨子的精神	一座山与猴子的舞蹈	五千年前的那场鼓会	唱歌的阿韦嘎	命里的村庄



第二章 万年史书

78	82	87	94	100	105	110	113	118	123	126
我们的符号	绣花的祖母	木屋里飘出喜酒的芳香	深深浅浅踩《堂经》	谁被林中的鸟唱迷，走了魂	郁郁女儿歌	穿越千年的舞蹈	巴山楚水唱竹枝	苗疆腹地汉人谷	波连三省古渡头	万年史书《古老话》